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卷第六十

晁夫人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

前建州司理參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

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

甲子書吉以書屬夫之弟補之為銘補之泣曰

姊為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

姊懼不知雖然為可信者而已而序之曰夫人

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

部尚書諱某之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

孫而先君之第二女也先君諱某秘書省著作
佐郎龜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昭之字或為龜
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龜氏皆自謂子
朝後事見裴駟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
殺其後因不顯蓋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
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龜氏
始太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慝自少不
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辦先君
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姊若妹則皆以靜字
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為議對也而司理君也

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
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沉詳莊儉宜其家鷄鳴
而起治其婦事無遠處其長少親疏間恩稱而
禮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
為安司君理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
不遇歎人夫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嬰然起
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
合於有同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
年從其舅大表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
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蘊舉進士好

文自立白蘩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連州事
李駒次卒次幼銘曰年而能事其夫其夫
葉宗有社姊不逢其社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
以昌其子牛音下不斯外而武十年然不
不也禮穆氏墓誌銘贈之有美事高國顯然其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
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璋以閣門祇候採訪兩
有浙能聲祖諱其為鄞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
舉進士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
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礼

綱紀其家事甚飾顧其敏修始六歲矣藐然昂
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
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何用惟為
吾母女自尔屏不與媼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
縷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
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教敏修惟諸父所與
乃取鄉人異之問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摠
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四方之
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
以其厚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

夫人為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
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昔人以為恨顧我
與子處足自為矣迺迎丁氏舍吳氏有甘定者
無遠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
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
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某修敏以其十二月
甲子葬丁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
兆屬補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
淮南會林翰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為
人達學問不徇徇世好為文詞甚差與人交終

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與也孫太人男曰某
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蘇子曰女不
穆之娶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
其美其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社嫠亦不失義以
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而世問已乖
進士李文公裕墓誌銘
進仕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
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
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
為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

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窮日夜不懈家事無鄙
辱必身任之日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者如此其
諄之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
歐血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第六女也
少淑憤敏於女工吾母允鍾念嫁七年年三十
生二子而夫無筮向其幼子又夫而好問已疾
病年三十二亦夫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
為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
為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
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夫吾憐其用力吾所就其

心可悲也女為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
悲補之曰諾既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叙
好問之志為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
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
某縣之某鄉從其祖又館君之兆也銘曰昔
此邦之砥石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澁石瀦為
野之瀾謂此邦之人石胡不變化而燼幼里兒
石長邑士生于此石死于此羽成而飛石忽墮
地其不舉無以婦哭夫石兒哉卸而子四方莫
可告語石非而親戚孰憐爾其騏驥也而不以繼

締繡也。廢而幽之視室其藏不為碧方為楸栢
之實霜萃芳木萎春風至兮豈無時謂人往兮
無返期我不敢動兮畏而子聞之而歎也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銘誌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謬有吳越至歸本朝其
子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
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
諱俶之曾孫保靜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贈太尉宣
惠公諱惟濟之孫而中大天諱暎之子也以父
任為太廟齋郎調雲安尉徒令繁昌以行法不

擾改大理丞擢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九元
豐五年三月丁酉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
無幾何卒二子諒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
年十二月庚寅葬應太府楚丘縣固胡林村之
原以楊夫人祔其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
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君所知也願以
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疆力所
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摧場大者衆相傳虜至
守俾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偷也在環
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

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建方
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遇
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為銘曰
昔來跡書至
婚言杭錢姓
蘇武肅顯
遺亂離
曹匿負販
來白鑑山石
來龍像
奮入都
武王遠
世阻江河
不絕獻
宋龍興
致其版
中愛生人
流斯善
將及相
出鄉士
街
無不自忠
懿七
非秦墟
子保靜
竹有旒
襖
豐五粵
其孫
下中大夫
八世不
及
發仲謨
繁昌
發跡
初佐西
邦
政有譽

人驚乳
齋饋靈武
行耆瘠
自轉克
拚捕
莫告
劬
秩通直
五才
殂
前夫人楊
不殯
戚吁
其子諒
詡
儒冠
裾
而夫人
一人
石氏夫
歲丁卯
五月
極涂
然吾
背共日
歸其居
莫何以
識
亦原
固胡
元祐元年
冬補之
守齊太
學生高
何常瓌
以書
來來曰
瓌宜見
未有間
也分瓌
舉首則
見歷山
行則一
日至齊
矣其引
物運類
慨然想
見前古
之矣而
悼今世
之不及
者補之
異焉復
書曰足
下

學問非黃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
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瓌不果未又七年補之還
朝瓌復自高河以書來曰先夫大沒無以銘敢
累子補之曰礼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
而不生知傷而不吊令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
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
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
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内人
君諱諤臣自彥輔其系盖出於唐相國棗五代
之亂猶仕不絕有檢校職方員外郎德方者始

東徒棣州令為商河人曾祖諱峻安丘縣主簿
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
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大君劉氏也君幼
警悟不群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晝服事
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
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
入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延厭詩賦之弊詔
置明經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授試教書郎
朝城縣尉凡府遣其枝尉督尉事尉皆礼谷至君
不然乃故慢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

劉旻訴盜殺兄令以狀屬君。疑然為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頓蹙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即自往捕而白現已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鞠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莫知誰付。一人持簫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簫者。其人惶懼自露。嘗為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貨而殺之。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

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時。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濟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既無所取。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為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則其故。脩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溺人。君董大河上。歸以其美。工塞塹為大道。丹宿而成。名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鬼。譌云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繫庭下。責以妖狀。曰鬼

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毋會即日雨歲亦入稔監
朔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貴居
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賈息入亦羨文歲課
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暮不得休居從容至
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為帝而課亦登朔口
淑江歲暴漲壞民廬居募工為石岸三里居民
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
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叅左取充位事無復可
否君奉法不撓革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
守尚氣喜事居數載抑之事以適平復後守一切

委事於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故亦不弛知均
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守按
流吏一人有大吏為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推
斂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為淳屠州
大稱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饒君勞
來甚思圖圖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為長利
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
五自光祿丞易宣義郎也遷為朝奉大夫勲騎
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珪璠疏璿
前卒璠仲璠李也璠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璠及

弟之子希閔今皆歿社齋郎女歸左侍禁俞渙
瓌等非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
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堂祔君為人剛潔樂
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
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無所力能者吾不用耳
遇貧賤殊絕無低昂親踈意然未嘗一言求
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燾皆嘗遣
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
哲宗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黃履君方知
為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老臣不足為

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為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
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世間為文字如其說千
言卒成無留礙其亡不亂有舍利出極上下光
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
神變未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群邪為天券
知而議老故略云銘曰下
天下蚩蚩皆以事為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
中民榮之去本其絕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為
捨所為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無而名之累
一朝之息可以則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為蛇

猗歟大夫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

事魏君墓誌銘

余頃為澶州司戶叅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趨廡閉戶去庭中虛無火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睨其凡衆文字扶杖太息以為扶能後予教授北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君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狀君之行事未告白將葬無以銘為之出涕叙其語歸

之君諱通字擇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歲能誦書且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弟為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強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改通郎蓋初以借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不敢肆得盜賞不自列人以為廉其在廣寒安門卒殺犯閔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於于朝果不死人以為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

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為直其在武強德清號難
治獨後容不迫其長於法姦而愛平民故民樂
之當路者以為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
豐五年十二月廿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為
人短小鵝肩面黧黑目視有老眉間骨隱起異
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調族人娶劉氏平
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深四蚤卒深以君卒之明
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繫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於此墓門有
石尉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並

曾祖諱審奇太祖業創之初嘗倚以事奏為記

水閔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

又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遠功考諱涓

尚書北都負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

君晁氏繼母也君幼英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

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毅公渙恩補氏

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棊縣尉民李楮兒凶犯數犯

法以氣蓋其里人君攝邑事召楮兒數以非杖

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猪兒卒改行為良
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亡牛訴于君君曰汝何
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
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
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敗兄獨歸於弟
為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語其弟妻曰汝夫於
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
携錦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錦血
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叅軍經略
使與轉運爭私忿數帝刺州獄君矜平反兩人

人者亦不能言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
得罪官吏相連連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西會
縣尉兼玉薄民妖言有神曰何巡檢能禍福人
所至輒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為出錢未幾積
君遇于路捕羊者送縣取其伏焚之妖乃息君
官于南又晁夫人在北未嘗亡思忽慨然語曰
吾家世於是而吾老不遇侶盡地於此不得從
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
錢氏三子長寂業進士餘六女六人皆大
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

補之為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癸於某州某縣
之原夫人於補之為王姑義不得辭銘曰
家朔漢方以氏名死一尉弓海之濱謂我非南
人多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
於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為望姓
而君世家符離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覲給事中
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東右朝議

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
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
而符離之高始大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為試將
作監王薄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
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
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
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戶用舉者改京兆
府司禮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圭豪舉役視其
屬獨以詩之君遂見客游樂必與俱徒與嘉承
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榜郡訟牒如

山君暫領其事一朝部遣立盡先是佃戶新輸
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入田畱其入
杖且奪田民競往償於是豪華亭戶欺詐田已
獲而撥其芟引水沒之歲比訐畱吏不能察除
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為十等號叅相驗欺
者輒得民不能欺字吳安世默貨私譖令市竹
君語令毋受令何安飲其款安世後世繫獄令
款告之君曰前戒君毋受而告之可愧令狼狽
卒自露遺忠武節度推官知秦州祿事轉運使
陳倩與監如臯酒侍禁方駿者仇也入境即以

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評鞠必款造駿事莫脫者
君明駿無它情怒款劾君不能也改宣德即知
鄆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吏
轉運使侯利逮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
郎宜知山陽縣事當江淮縣道吏寤將迎德事
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意旦坐堂民肩摩
入帝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諭或戒教俄頃
皆去民各自以為得盡邑子李南天與其夫閱
兒告款言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天誠可論使人
曰弟緣爾訐得刑爾亦欲辱矣其兄感悟焉不問

因為薄爵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答其子
婦之雉經死者其兄誦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
疆君往君即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智則語
史圖俯仰左右四水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
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益運轉使黃隱初
獻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始調楚海及高郵九
縣且大促其期君曰凡七五人日竭力為方且
深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為渠六十里調十七縣
而大足今以理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
少則為日長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

鄉為便因求民私出錢募天事故害隱屢語君
君不應溫鄉怒歎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
山陽三年歲為七空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
衛尉又差監泗州糧料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
二年三月庚辰卒於家享年五十八夫人向
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湍泗皆舉
進士疆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為行君人
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為文尚理然所得多用矣
為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
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既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

衰也己渾等即其年六月癸巳葬居於宿州之
新縣新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附而端狀君
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
銘曰 童子而屬已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宦
已盡而居所施如此使為大可知已抑雲者為
雨或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過吾不知
其故豈非命耶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

臣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迺以公之華如
州事屬歲不登米斛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
十萬斛平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糶者糶踵入
老幼瘡寡皆失所食活以計民頌其惠事聞
朝廷詔使者閱實使者奏如名民言即召顯用
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迺以知兗州事無幾何
卒其孤以補其家世舊來請銘迺序之曰公梁
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
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曾
祖考也妣氏韓國太夫人翰林李士諱顯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閻氏唐
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開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陳國公謚莊肅考也妣任氏越國太
夫人自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公事之曰公舉
真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事無與
仁宗稱忠厚梁氏閔閔冠子山東而公幼警異
無綺紉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
為秘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
中益自勵時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遂其
世科無恨丞相經略秦州奏書寫棧宜文字連

帥雍師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
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鈐為轄不法頗陰厚公
公察而蘇之會丞相徒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
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迺更知公丞相公
當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
所論奏以屬公亦絕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
益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
中丞皆以勳也
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勳上騎都尉矣
丞相歸印紱臥汶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

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書禮既除不悲去
墳墓守劬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書
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
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達難之公白民而知義可
旌已迺如其請吳氏畫其像詞之涉縣胥犯法
應徙而已用首當減從杖州僚希使者百議不
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
詔塞曹州泚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
剗泚河上公即事什七遂遷比部員外郎初澶

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
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為多丁越國哀毀垂絕族
人索棺意食其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
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同吏相繼
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軍事始至大軍已趨靈
武諸局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
指天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白計以受數恐
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即詣中軍言
之初猶不從爭以迺定天懶以還者衆鄜州又
使石蒼野舒冒取俸給積數十百給使者屬公治

蒼舒雅為當路信猶黃自鼓辨解使者反疑為
公不為推竟生賊去自是寢益有聲上即位由
朝請即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為
神宗山陵專司司自塞決河督軍餼有功遷此
三應賞格各減課二朞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
夫移知沂州事治近漳城庫下前此泛決壞城
死者相籍守以罪去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
秋霍潦民相恐敵潰去公出午橋躬飭備諭民
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取感教規者利斬既
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免郭南激則害

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印開王家灣走水南破城
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
刑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洛州民擁其
馬言守不卹民困願得前守活民御史問前守
為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洛人皆就食邢
見公猶泣涕拜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曰
倍流徒如埽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
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歎
胥徒毋存頌祿公曰是差曰也且非先朝議衆無

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虜使王遵等入覲公
出郊勞遵義竟公不服金帶禮薄公曰國有官
儀猶使者人蕃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再宿竟不
復見代還上嘉諭在華時廊延修城調七州保
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
示衆曰旬俟之役近在邊隅不與頃歲入界同
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疆扶弱自任所至
盜賊爲哀在老時歎曰此先丞相近治且桑梓
近吾能無愜然意予爲霽威嚴人益愛之紹聖
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者享年六十八爲人開

開敏深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無大
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孝爲先嘗疏新法
十事達於利乎反又奏乞計邊備講馬政編役
畫皆詳辯時元熙二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
身儉菲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
恩以子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者令大臣
後禁毋折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
子必以學問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
士科晚尤薄於進取名其在白平野名其園曰
佚老時往采其間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

平野雜編二十卷藏於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
張氏福清縣君男子會誨宣議郎子恕宣德郎子
是曹州司戶叅軍女長適同董正封承議郎次適
鞏壽濠州定遠縣令次適王堯瀛州防禦推官
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猶祖純祖未仕諸
孤其以年七月己酉葬公于瀕城縣登庸鄉執
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氏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
莊肅乃壘乃丞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
保定開國又何大之匪車焉飾彼德而微則大

由小此用而微不取有擢相爾嗣矣士有造矣
自我率祖維其缺矣有彼者則其水决决有反
斯原如世長

知涉縣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
諱貽慶之曾孫贈尉衛鄉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
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
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
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業者其妻與前夫女
謀去之妻與民鬪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

民莫能辨君殺疑為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
宋下伺之夜中毋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
獄而事已正大衆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後攝令
事踰月庭訟為哀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許
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
也苦水蓄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
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為才而
爭為薦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特
行以疾率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
十七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捕之

之弟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琤璘璠璣一未名三
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鉅野縣
黃潤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為人驚敏和
裕儀狀秀整瞻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
尚幼號幼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
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欲以諸
老先生為鉅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事而德譽衆
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粟糧以其萬里志駸為無燕越矣而下千里百
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為

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

...

...

...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

...

...

...

...

濟北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黃君叔教字嗣深之夫人

李氏，彙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

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夫。一男

一女，皆不育。歿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

九月甲申，祔于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

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

侯與給事中少相，少如同產，嗣深又好學，未冠舉

有司高等貴人求嫻者重門會聞罷求者皆去
平原侯是曰不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
當異與一異士生真吾女對也則婦之黃氏咸
喜舅曰婦事我煩娣奴曰幼龜何也且勞者曰夫
人過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已舅臥
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頰禱
于神願舅代死徧呼其室中人與哭勉以事上
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死毋哭自說其
當往之曰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深以魏孝於
其親而益悲舅夫荀繁之哭其婦者故捕之為

銘曰
世固有夫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
之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仲諱婉字德華贊黃人皇后徒武昌
尚書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
甚所見書立誦十歲能為詩代大夫公削牘敏
妙時裁其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
也必大吾門年十七以婦東平董君文和字景
仁蓋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

人歸宜其家其舅汚以直龍圖閣知陝州一日
外諱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丹夾祀而五問之羌
初入貢故嚴君兵見之夫人曰異哉祀以示遠人
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傲備可也龍圖公
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觀
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為司戶曹州往方繫
不能軫轉俗子間會特葬龍圖公而為部使者
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即解組去夫人止
之曰君須祿我董氏家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
集遂吉及其吉卜以壘景仁為招安主簿卒於官

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
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為於時大夫公已歿母安
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
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為娶婦又亡而
夫人益不自耶間語耘曰我嘗夢更卒逆我大
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牒大書曰辰夜今歲次
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竇建中靖國元年四
月甲子也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
縣之天堂山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
豪傑未求銘聞之夫人於書無不讀人能言其

義至百家方技小說皆知之其為詩晚益工至
它文皆能之而書尤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
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嘗論載馳栢舟之詩不
作而漢蔡琰睜然以文字稱自蘇李死中間寂
寥而琰五然言絕出世多言琰臨難不能死然琰
以一言濟其夫垂死此豈嘗女子所能哉亦其
文義足以發其夫之而夫人則美於是蓋間閨
成其家又教其子為賢良有立不但其文義足
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惠中焚和玉憂其玷

不可磨木固不願為尊犧聲名如彼蒼瘠何而
焉此用絃哀歌得牧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挑
之華士萎其秀女也葩取夫之美神所訶界以
其榮不以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安樂山黃君誌銘

雒州仿禦推官知鳳陽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
將葬其先人以書表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
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為富聞於鄉吾父不
以瑱為教頽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利為親
黨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

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
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為濟州之
金鄉人自五祖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
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
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
娶黎氏子曰入汝翼其仲也汝介汝為汝霖未
仕二女為士妻長閨嵩以牛武仲聞之吾父之
幼也頗亦有志於讀書矣願吾祖已老勞於家
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計而買書數
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畧吾兒喜施予歲函細民

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歸
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由齊魯為士者微
俗貴農桑本業而殘游彘遷徙其子弟能世其
作業平居董心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為
榮於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
不銘也耶銘曰
黃君諱某世為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徒
可為海

江君諱撰字又叔世為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
之曾孫尚書職方員外郎鑑之子也少有才氣
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下以詩賦而君以
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
浮華士以為病會萃欽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
者更視左右剝切為資而君最先治經俾礼孝
之缺能言其義蓋為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
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礼
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孝者
徒于餘令鄱陽揚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

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
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為美談浮梁俗好
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
石懣移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完滯者得
平反不旬月獄為虛既還于餘而浮梁有爭田
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
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
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為
愛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
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

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即仰
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益官南路監
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
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毫髮私亦卒不對吏
而坐遣白之直持書越竟擺去獲用卒者得夔
州錄事既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為五斗計
也遂謝病去閑居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
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
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
何氏祔五男子煥燁炳煜燦女四人皆婦士族

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
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
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
矣補之少時見炳孝問己有聲名後亦申進士
第今為邑丞縣主簿能幹其盡者也銘曰
以為生不逢即嘗官而使之以為用耶曾幾何
施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
而死其又何悲
羅氏墓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獨後徙居開封蓋勣王紹

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
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
也久之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
六矣婦四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網紀
其家事無所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
甚高卒不可奪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朝封奉
安縣太君諸子皆官君有力立女有婦矣而矣
賢侍夫人官大各以孫疏殤悼成疾年五十三
以卒元祐三年七月十日也初李君前配黃氏
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夫人躬鞠養甚於其

存非人家不知其有田毋出也其生而富足而
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莊靜有常度不
為其所其遷休亦可賢年男士雄右侍禁卒士
賢奉議郎士宏宣德郎士彥士濤士衡皆進士
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士其喪以其年十二月
十八日祔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節評事君
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捕之游
而士宏又嘗為僚故未求銘之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書所載豈無婦人人
出如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

何以知之其子有聞

闕氏墓誌銘

闕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鄆城縣青少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闕氏奉其家事恪於侯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有去度故季子宣德即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名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為士妻其家曰劉龜年馬希閔二眉也

男及女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君子之績縮

緇絃緇緝網可謂盛矣宣德君既在當塗大夫

稱其才而所以與游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

咸謂洗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

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以生無悔從吉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為同邑民妻已而入故

單州司戶叅軍周侯德基家為乳其第三兒兒

死周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有今朝奉即知徐州

杜侯純齊氏隨為又為杜氏撫養其推侯家居
行已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閭夫人沒
男女幼賴齊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
吏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
二十四日忽歿歿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
之遣送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還葬于祥符義
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
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
弟皆拜之不悲其泯滅也子為銘可乎乃為銘
理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論吾聞諸西方之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鄆城人也澶州預立

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

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

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

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

孫復受易於右介允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

春官第其文選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為歎息

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孝教授鄉里會詔奉

孝廉衆共推君上之君懇辭既無以易君遂虛
其舉用委父忠州團練使備任為定海主簿以
政事稱當者路亟薦為再調合肥主簿有田訟積
歲不決以直質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吾得
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為神徒費
溪縣丞攝鈔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為人誠
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亦也故
不大較善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
也年五月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官有
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改氏贈金吾衛大將

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即大學博士貫穿禮
經有師說亦贍於詞

神宗所嘗欲用為御史未及而亡者也次希甫
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即監安樂鎮公事皆修
潔而文一女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
詒承諱承諤皆孝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
葬於郵城縣一氏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
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而君得疾逆族輩傍
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為里舊處載與
婦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既歿為治登所事

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志嫌赴
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
為以信兩君子之義然是有而所尊者薄何哉
銘曰
委榘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
夏屋謂夫不願為材則於人棄豈於木得計以
厚其子孫識其真為齋此昔人所以未能信於
仕而子說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

姓在周為姬氏在齊為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為
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山家仙去其出田者名
和王齊二世羸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
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
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不官皆大理寺丞皆以
長者稱考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大然少奇
偉驚入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
十七人歲時鄰人自有吹笛者仲遠听之而悲賦
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劍歡會補
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

然恐終不過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
夫天云於時君始亂也李松齡字子固尚襁抱
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
孝而君亦資開奕總角而遂能慰其母心故人
皆曰王氏孀守而孤克家稍長則亦好修日夜
治其文孝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
其自刻厲莫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仁人之
所遭不幸稟厚而報難幸因已益聞使不遇若
遇者其志深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失
鄉人之長者既享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其

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為文若詩以弟之君沒以
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葬而以崇寧四年四月庚
午時子固為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
舉其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
附焉歲月矣遠人尚為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
比部員外郎諱仲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閨中
時彬彤皆舉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
璪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夫夫於其祖孝而補
之又蚤與君游求為銘君為人孝弟博聞敏於辭
章再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

善與人交家無贏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間倦
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人客辭臥其舍
或窮日夜誼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
慚容凡入自屏窺之喜為致甘脆所嗜益設曰
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天以布衣
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脫之謂天有意於材
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溫喜匪天其然人
則意謂抑生而淑雖窮不辱吾生也不苟亦足
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為金鄉
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
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
父元康父極兩世謹享好施益勸作業初諭其
子孫於孝於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為士
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日卒時年
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亡故再世不
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長進士長未名次招理洵皆
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

舍貢文季知名賜事時所事賜如其父不沒如
梯相從恪惟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亡又十年
蓋君歿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絕甘分少中
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弟曰父不幸夫
母在不自曾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墜大事
以死為先人羞今殫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
恨奈何賜昉伏聽命時即走北山下下任城縣
之呂村原吉重所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窆也
壙皆甃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卒其曾
大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聞

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國圖即辭去尚書
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三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而偉於文
字類不孝而能八歲為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
長博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
雜說流規彊記過文指事如取懷中物無綜道
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
儒於是皆自以為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
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
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鄆

維果於自在下莫敢忤公守識為不屈數以事
奪維雖悍猶嚴悼公時西方用師詔奉三路
守令轉運使呂覓以公聞召見為彰化軍節度
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為著作佐郎簽
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近秘書丞知壁州戍
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旦日發而公知
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謀者愕相視
稍引去公笑語頤指於平時卒用不宜疑會監
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文安用未俄逮者
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

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近以常博士
文在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无憲象
在公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
絳州三門鞏運歲課民代薪備河民苦後不均
公董其事為一二裁處聞於朝平貧弱賴之召
判尚書祠部至和中公與公等
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
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言
陛下續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
肖皆為陛下憂之大臣定議公有力為李仲昌

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
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
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
字為官何用紛々代庖為公聞往見之曰今天
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 聖主猶當詢
求芻蕘而大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
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
郎動輒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
彙爭喜訟小有爭至破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
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人疏歲活者以百數前

守託葬親為鄉郡以不法聞公頗知之其人恐
歎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以事于朝使
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竟坐奪官廢于
家祀明當復為部詞監泗州橋 英宗即位還度支公雖左官益跌宕文吏每與
客秉月擘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志 神宗位即起知淮揚軍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
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
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生要設機閑待
小人譬祖禡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王憲吳

公叅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
顯人為直其寃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吾
辭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
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掌圖
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
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
壽老縣君前公丑年汝男曰忠忠華亭尉曰戢
進士皆文孝知名長適石侍禁李村次適太子
中舍王希孟皆卒小某年月日葬於尉州共城
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附公性孝既孤語考妣

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路論議要之合理不為貴
勢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為愛已者異時
反為所隘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
卷長謔曰能攘戎狄尊天王常晏之事未可輕
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
又志與戢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
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
猶深自閑不肯為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
而已躓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
同可拔以得志者則如蘿葛之寄於木無所擇

也然則以公之不為合於貴勢為過乎中則可
以其窮為益戒則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季無以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
但能讀義何必精後不讀者稀不動于成借人
之夜以晝繡行為之說遇獲十自矜謂公杜難
其書屋盈殫累世季歆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
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與
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係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

夜聞旁舍客印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但候
焉則頽而長退焉然溫恭儒者也蓋與語終日不
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民名載字叔又小子識之
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
子季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不好古博雅
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又類唐人而其清
談閑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別
間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
壯浩然已有遺世深隱之意後八年補之教
授北京以書奉日載不復仕然嘗為本朝將相

九十二人未傳一時現然之載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之佐淮南其子憲臣奉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七歲而歿其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入鬼子汝巨源矣則求紙為一幅書以與補之訣曰敢不孝親未葬而死恐見輩不能棄有原野尚畧從九經京之尤則願以三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曰嗟乎吾先子知叔又叔又辱交我乃哭諸先子之廟為詩以吊之而後其託後補之得罪有七年還朝而叔又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

之其誕中叔文共城之秘閣校理司封負外郎俛之子毋壽光縣君徐氏而秘閣君博學無不窺為時通儒其世家行事自稱銘叔又為童兒不戲美然而好思手未嘗釋卷秘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秘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孱而能然喜詞賦篆刻甚工嘗以進士奉有司繼丁徐夫人秘閣君憂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以士為不因屏幼孺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閣却掃益誦詩書百氏為文章家故

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悉陳諸座右而
榜其堂曰琬琰翰林孝士眉山蘇先生為書之
一時名士皆為賦詩而叔文益遠絕世利惟恐
逢華之不深笑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之無塵
土氣然晚尤篤孝長於論議至右今成敗得失
因革廢置皆古今深思而默識之並於可用而
叔文不自以為用也
哲宗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文始一上書不
召後其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祐六年十二
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而地則共

城縣之楊閭管從秘閣君兆也有文集十卷二
府拜罷錄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事圖
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彙特就憲臣寫
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天人元氏此部負外郎若
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奉進士其伯與季夫二
女子長嫁同郡刘某其季夫銘曰
昔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為不
然然世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顛
而盜跖膾人之肉敷黨數千將夫眇夫腥齋之
饗而番乎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
 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
 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
 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
 洞達世務尤妙于詞賦曄然為山東名進士再
 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
 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
 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
 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
 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
 洞達世務尤妙于詞賦曄然為山東名進士再
 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
 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

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大學而躋為場屋洵洵為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叅軍聽決明甚常以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吏蓋豪狀白即訊公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率逮之說由是知公前守陳襄大興學為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利石之請鑿秋口浦擬陽渠以避之報

可而沒公護喪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昔所欲興而不果者也為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先縣主簿帥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也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為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使司白當公事遷秘書丞初修官制預計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

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復為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召對而宰相王岐公以媿嬖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為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蟬海行乎還朝為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為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体者項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不客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願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

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彈其俸為食飲費廣濟輸穀羨之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辨如廣濟時又改時舉江淮鑄錢事以遠斥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對聞召對便殿
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劉子攸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

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為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為先。執政不悅，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覲，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為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左視屍，公不許，而為治喪還。

其家名為全部郎中會常計，白隱伏出餘羸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未見之，諤然私謂曰：郎中啓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恚如我者乎？即上章求云：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已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然死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

九遷為朝請大夫勳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
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克州龔邱縣主簿泰之單
州城武縣謙之太廟齋即其弟二子昭之第四
子渙之蚤卒渙之幼竒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
州軍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
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瑛孫女四人長適曹
南董柱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尚賢幼
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于文學以糾宗睦族為
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于善人亦多愛之其亡
鄉黨皆為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

于易尤致志其說七日未復八月有凶義特妙
詞多不載初少公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禮
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
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愧
屋漏者而公同時秉政而公為郎終不倚以進
豈非覽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
慤勤均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
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圖之能周孰異道而
相安蓋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
所斲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亡故又

有歧捨旃切從則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
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求斲而
山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
文詞孔偕名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
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
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恍不忤有魚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媯姓舜後湍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
仙游者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為諫議大夫郁
生榮緒以勇名福州歸于錢氏而儂為東府安

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
子孫因其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為詩而
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垂死者倒囊濟
之留閱月病者去廼去尤為清憲趙公抃所知
而年八十有八竟不用用鍾其慶于君以君登
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維劉氏封
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
登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書百卷能為人言
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校書郎司理濱州
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已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

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
君聞往候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君殆不濟
雙林傳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點刑
獄元精中欲書以助公君持不可犹取七十萬
然雙林賴是不為堽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
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氏室取某物幾何民
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秦固監兵潤州其
其子勉君妹之壻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会君
道潤山固家三日間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還忠
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

大竹絡石為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
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為
社祠神以侈相哉格鬥死君因其俗加約束
爭為哀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
粟食流民兩活以千計將代君詣郡及使者言
君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于陳君不待去而思
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
俾求前會張若濟眾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
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詩百篇率以縣卜為
官樂冠之地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

以無陳君也。廼得歸道，聞其擊囚家，以且至邑。遽閱牘，有競渡，斃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之，法者于州，餘志遣至莫庭，為虛人，謹舞天目山水，溉一邑，其附山六鄉，為防專利。而下二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璫視之，千餘人，推璫門隄，下璫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石六鄉老人，論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三十一鄉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穰，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

浙，遽言于朝，愧與俱，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荐監杭州市易務，兼市舶司，以勞遷秘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別以知左軍巡判官事。又差通判楊州，或欲穿渠，黃山南往，洪澤以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負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通判秦州，未行，权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寄杖事為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貨錢，維丁仁壽通直，憂服，除管句。

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并研令申宗道取
井户金会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搜素得金盛怒
欲自拉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户物
苟未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書金有從未王子
文霍唐臣張堯士趙哀以治郡亡狀得眾詔太
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今門下侍郎
許公將首以君名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
防范公禮仁亦寢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
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塋于
某縣某原娶張氏德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

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臨江軍錄事參軍必舉
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有才智幹其蠹者也
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奉官曹暄左侍禁
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群仲寔女一人君為
人豈弟敏疆会親族喜賓客輕財重义膏中洞
然少貧賤刻意於學夜不寢昧置足水中以警
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声東明劉温奇之使其
子縻等師焉縻後禮部第一知名云銘曰
以政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
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為何以信此于時耶曰

有大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草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祐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于周大于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公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勲在王室為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

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

直諫多聞隱然為國名姓臣者往往而出相望

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

質任為郊社齋郎再為主簿乘氏醴泉年尚幼

即有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陝西首荐

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交易夥

它郡嘉祐末以鈔法言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

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

神宗即位遷充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

兼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宋之道故

項錫軍名以為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居
為言 朝廷本所以命此令不可易之意使者
為沮正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
人急夜懷甕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
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
人以為神迂太子右贊善大夫熙亭中安南用
師為江淮荆湖六路討置點檢催促軍善時平
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
大臣揮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荐云水浮陸
轉軍興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

在京倉迂殿中丞政奉議郎為國子監主簿遷
丞議郎

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名天府事以親老不
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維遭
正議華原喪服除迺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
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實諸法城中大聳
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
躬禱于桑林既遷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
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
罷清豐也當塗知其可用矣碩正議華原春秋

高不可去之者即求堯庫閑局蓋家居二十年
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睦樂甚去
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
傳兩謂以受孝者非也耶為大敦厚疏通不設
畦畦博綜枝藝有家集十卷兩游多一時君子
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
源前君薨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村村
之亡實近仙源卜者曰不利于君君曰我且死
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
穀朝散即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穀曰

穀坦通皆蚤母而穀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
夫發穀穀皆舉進士自玄女長適霸州判官劉
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宰宗室子颯次
適下蔡丞李士哀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佾次適
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一人其銘名在晁夫人
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塋于開封縣大
邊村之原從晉公兆也穀以壽昌君子補之為
從姑知君詳求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
朝訖生于大家積善之蘊粵忱不華為親忘寇

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為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封府開封縣人參知政事諱步仁之孫司農少卿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丞相家姍克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如婦撫幼卑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而華原

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或通音候轉側涉旬不捨區悅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至人以為難也馬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且諷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穀穀毅今為朝散郎號才吏幹其盡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塋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

以亡在文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為淑女
行為令婦亦可以死員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
開封開封人尚書祠負外郎秘閣校理贈金紫
先祿大夫諱仲術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
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為維室晁
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儀範而文莊公
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燁然夫人恭順懿和為晁
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

議以親養從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
旨溫毳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儉為難也
累封壽昌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
年五十三男曰毅朝散郎曰發曰毅曰毅皆進
士餘蚤卒見于朝毅議仙源之誌云孫十二人
仿蚤卒侯塋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
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瀆文王文元卿士蟬聯以元
宗女媚止高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祉亦可以為
榮矣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公杜氏諱紘字君章京兆万年人後徙濮州鄆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万年縣太君馬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彭城縣太君劉君氏考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穎返知自疆于李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涿州司法參軍丁朱夫人憂服除為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恚多父老語曰今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

能使汝無餓民喜曰如今言尚何行迺悉與印券使貸于無并家約歲豐償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于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

神宗方側席异才即召為大理寺詳斷官兼刪定編勅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武經要畧詳定將官勅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容對上曰陛下寓兵于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

不能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無
判尚書兵部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
復以職事對朔日上語宰相曰杜紘論事明白
朕甚嘉之然朱果用也鄉人前貴溪丞馬隨未
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即載與歸名醫
翼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為治喪第中或以為
嫌不卹也擢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
勅庫兼修犀牧司騏驎院勅復權判刑部奏事
而賜服銀緋每議獄必傳經以決先是民間女
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婿氏者曰養婦會有殺養

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月而廟
見未廟見而死歸葬子女氏之党示未成婦也
故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
成婦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
死吏愾不行法取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
而以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昔羊舌職曰善
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
無幸生夫為政而下數幸欲盜之奔秦難矣請
治妄讞者不從羞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本議
郎徐刑部郎中乘輿幸省遷承議郎

哲宗即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為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戎初修貢入其國禮犹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覲設王人座蒙以黻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戎犹自若公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懼恚從公言差詳定元豐勅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沉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兩陳公遽正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旨揮况此大事

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為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德音赦文門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為然吏犹守此古者太司寇以獄之成告于五五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于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邊臣褒鬼章貴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鞠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恚得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秘閣知齊州治尚寬厚不設

罪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濬發
故小人亦嚴憚凡公者必呼使前為一二別白
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不願
竟者亟去太守怒亦不汝宥也欺者即以手加
顙拜而走人以為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
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召為大理卿因
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置兵食若養兵唐
鄧間以備西成徑南于距邊畧與陝西內州軍
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
議者不違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召

外官除集賢殿脩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先是歲轉東南粟給京師蓋七百萬石吏習于
無事弊日積公盡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
河北飢即轉淮南米振之清河歲涸輸常後不
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弊可別為淺脚船隸京
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以諸路上供錢和糴
無問豐歉以淺脚綱輸京東公流倉積之并待
河北緩急之需頃豐則使兩路償如直不行改
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改弓難治係
囚至三百人式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日剖判

三書屬令趙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即書尾曰如
是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伏
聽命取充員而已再召為刑部侍郎或言公守
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
一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為變者城中
大恐俄而草場白晝火熾中一事也象益洵或
請大索公笑曰賊計正在此與因吾洵廼發爾
李何墮其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為也久
之獲盜殺防送卒者驗之奸民馬安上等為此
遂伏誅因急治境中盜盡得其囊橐姓名榜購

之盜不得容皆遁去復徙知邳老州稚扶攜迎
于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請為公立生祠不行
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元
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葬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之原前夫人耿氏
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君子欽益前襄
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州司理叅軍
韓璉次適新單州錄事叅軍王樞次適承事郎
知韓城縣事張扶扶妻蚤卒公性至孝親喪毀
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閨門

主恩而戾事修撰公加于八數等修撰公訃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數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貳卿召而其孤開適奉柩歸塋祥符迎于國門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汝人咸以為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嫂寄穎昌公志俸錢給之三當任子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素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為序故逮公沒而次及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為人清慎而中曠達不實纖毫與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子

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為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踏水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律好檀弓文常倣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瞻麓尚氣格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脩勅令嘗言配隸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恚裁其法蓋有四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城

減者論有司至德非是人皆以為深至是人更以為怨云銘曰

于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既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為已試宜鄉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犹子張奮黃愛八浚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孤礼求銘曰我先君生十

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延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官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間居讀書勸鄉人為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獲也禮為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止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于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延叙而銘云君諱既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于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邯富金

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溫隱居安平蓋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邱廷溫生維榮贈大理丞寺維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邱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

斯之在監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思安能如丞屈于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于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徵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構場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帛相詬詆主司恐為中文張氏名州遣衛迺得去人語君故君不郵將出闢戶象洵而前閱堂下索榜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

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春許可察君知
書長者欲奏便教授諸王言君辭寒士不足範
宗室貴者范公歎賞廼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
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
力田相親睦故訟必盜哀初君常自痛祿不及
親既告休以息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
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恹然語
人曰吾無它特捧檄勸令令幸以登朝貴往者
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
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藩提皆舉進士

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設燮趙州司理參軍
穀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公年大觀元年
閏十月壬寅葬亥州虞邱縣方歲鄉之三埠村
其先營塋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為
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徑工為詩賦早有名譽
兩度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士
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
有名第修之家故饒裕而淡薄無聲技娛貧無
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
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廼歿故魯人高之以

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于尚科舉唐以耒士
相教語曰速化倍貫習久不復正童子足始踐
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吏損焉曰
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弃事家居二十五年
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
東州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為賢徒使
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窘拘之士什伯矣是
宜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為宗族師藝何必多
餘力學文可以為一世資惠何必天下修之身
可以為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
而歿其又何悲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
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
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
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
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
好書十歲能為古詩草雪竒異庫部尤鍾念其
怙恃也年始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

佳力集卷二十七

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闕自力竟
為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廼
中第初調趙州年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
防禦推官知穎州沈邱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
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即其年五月辛
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胡氏之六
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二年矣繼夫人
閔邱氏泚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
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豈弟卑以自牧
兩個僮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于嗜

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乘扁舟一日
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為近與人交
傾倒無不盡仕官作業得少為足類馬少游之
為人詩文章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
堅嘗見其所作而嘆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
庭堅未嘗以此詩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
於汶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
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
子雲而極左張廡手薪富而更富曹植欲返
其波瀾而不能也汶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

手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論世莫近于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馬傳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媿東家尚爾而况廼雄犖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通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雜蓀蒞以為詞弓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已聞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威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志以家財助官軍遂冠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塋磁州澤陽縣因家焉君幼警敏不戲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年進士第初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屢空改雍州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君下令毋先犯蠻蠻久感悅至祖帥拜庭下遷殿中丞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

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其也會改守鄆即奏君
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昌朝為御史中
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

仁宗春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
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為釋民罪事發崇
勳猶為營奏既逮捕宗誨崇勳又篡取之君言
闕庭至近崇勳恣橫如此臣聞制使孝宗易有
奏報繼遣种世村就問崇勳因為釋民罪事發
但卧閣延制使入云不合鹵莽臣請遣使臣以
禁近送崇勳就對以其言官樞庭務存大体

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深然之保州卒叛
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發兵攻討
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連破則謂
我邊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克之
老幼魚肉帑廩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樞密副
使富弼宣撫河北危圖閣學士歐陽修為都轉
運使宜下弼脩信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
久啟戎人窺覲之心生逆党變詐之計或叛兵
有邀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剗上優納之而
鄭公文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為參知政事君引

嬖請外官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察言
事俄遷殿中侍御史興利除言州以治參知政
事王公堯臣引為三司戶部判官息得任子以
與其弟禕補郊社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
者假君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接待北朝國
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語曰終願復為平棘人
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為貧者營產既還遣
視訖曰陛辭上曰卿此行歸當峻任卿而君得
疾口既還卒慶曆五年四月六日也年四十
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迺止此問誰後者賈

公以嗣子滋闇而有司自君遺奏不應錄子上
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為已任言
多為民自佐郡為卅至官臺者內外如一嘗疎
決刑禁河北鞠獄陝西既畢皆以其道所見利
疾聞凡切於事者大其一慶曆二年星變又春
大旱上避殿寅畏勅寺觀為道場齋醮事君言
邊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兩宜先軫者也佛
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荅天譴也其二
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畫籍加督
責戶不聊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

亡民為邦本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
 其三京東水患今民各墾田畔以走水因其士
 為防植本防上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墾深潤若
 一可施之廣不可施之狹請下田欲墾者從民
 便其四鄆州戶輸乾食鹽錢君言鹽錢名乾食者但歲抄
 浮戶計丁配之皆里正鄰伍專增損丁數又變
 輸絹若細費數倍恐京東盡然請悉輸以錢以
 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者其五陝西推鹽較通
 商時民不為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客鹽官買之
 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產又戶

無高下給食曆貧食圭撮官不圭撮買為病請
 通商如舊其大陝西令戶運糧至近州保安軍
 又不許飛脚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陝號以西未
 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巨聞
 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犹四百
 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遠民紓中都實
 事多施行君踈財尚義識吳公奎于嘗僚未有
 名時吳公從制舉為空空給其資率大顯韓魏
 公文潞公亦與游皆器之武望蘇子美以詩豪
 少所許可與唱和盈司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

滋終漢州錄事參軍二女長適內殿崇班秦某
 次適宣德郎王定邱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
 示皆進士崇烈嘗舉禮部後以貢士垂釋禍卒
 崇仁崇示皆天錄事君以滄陽葬有河患改卜
 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
 幹其盡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
 君之匱合葬于新安并舉錄事君以祔成其先
 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遠於仁宗 養
 生恩文景致平其同曾時夫庶 百工亦罔不

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平棘有直亮声士欲愛君
 愛民為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母壞爾成則後
 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
 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于其叔父母年十八
 適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參軍滋也幼莊靚
 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匿臺奉
 姑甘旨日夜御史以學御史立朝清白有內助
 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癯發肯間殆夫人死癯

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維歿夫
人哀痛垂死其二姊求異籍詐其資二百萬錄
事君幼不能平夫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
賢之以熙寧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
孫崇厚崇德自滄陽舉御史之匱改定于下邳
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

生富後躬泚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為命
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微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寬伯姓杜氏諱欽高濮州鄆城人也杜氏固多

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皆
以文學政事顯于時杜氏始大而令為宣德郎
詳定官制兩檢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為賢而師
之者實生寬伯寬伯為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急
人以為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為補
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
為補之求配以為莫良杜氏而補之兩與奉先
君祭祀者實于寬伯為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
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
為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于其所厚與兄

兄弟族人處窮窮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夫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英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為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蓋字天錫世鄭州人有諱宝者仕梁為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宝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宝獨以謂梁兵窘蹙其情已見特不可卒逐梁軍宝沒封太原王逮周割鄭州之南邑為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皆宝後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諱昭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參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故也君生而茂良兒嘗有志于學嘗謂揚名于後世以是父母為孝隨父官緡雲病其僻絕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詞踰千言至論死

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送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蓋居太學終一年與疾而歸卒于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言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弃騏驎不乘冶容巧舌但悅兒女反掌凋謝之意窳窳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率評事無子而女得其父產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娶國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闔業進士亦愛孝搢心慮患欲不墮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王右臣亦進士闔卜某年月日將葬君于磁州其縣其鄉之原以君嘗與某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益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榘杵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藜藿蓬蒿一實害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眾而山虞老農不顧其如是豈非命耶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某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先祿少卿諱

贈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殉之孫而尚書比部
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
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
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
謀去之妻與民聞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
民莫能辯君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
下伺之夜中母女訟証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
獄而事已止衆大驚彭城号難治君至復擾令
事踰月庭訟為哀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
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詐泗匯

也歲若水苗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
津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当塗者亦以為才
而爭薦烏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
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
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
而補之第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琰璘璠璣一未
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鉅
野縣黃澗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為人警
敏和裕儀狀秀整贍于父詞初喪比部公與賈
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呈鄉閭所與

游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為矩範而不苟也始故仕而得譽象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裹粮以期万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正匪志則然曰命止如此黼斯綉為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叅軍贈宣德郎諱德基蚤卒妣考縣感縣太君張氏寡而

村教其女甚修士事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氏而大理君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媿更賙之嘗從其兄今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同受道家錄遠補之為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太平觀食而居緡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丞奉郎開又以產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瞑猶緡紀其後事不乱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号

行路傷之而大理君于補之為叔父補之痛君
之無祿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一酉葬君魚山
矣故夫人之亡十八日七月辛卯克祔于魚山
之塋且嘗誓于大理君曰惟歲時荐享則先人
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亦
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塋也言猶在我先祖先
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塋既塋矣抑富貴而
多子相去乎此其能几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
事楊君率子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
補之而哭曰若不天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先
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孤而位與年止此若念
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兩與游象而吾甥知吾
志然則非外無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
自我為兒時從壽先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
我于學甚思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
不偶其敢嫌于戚以沒舅英謹按楊氏系出宏
農華陰漢興有喜為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

喜後有室王莽時不應聘蓋救黃雀山中而夜
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室生
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
生彪皆忠孝竟四世為三公如童子言雖其後
分裂犹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某字
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起以上遭王代
之亂遁逃不仕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
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子為郎累贈尚書刑部
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大夫諱早君
考也幼疆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山東既

冠以律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夫人大事疑獄
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
弓至一古平居論議幕班起之為人近臣亦屢
以此言不果試前夫人鄭氏先沒繼夫人向氏
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也故以其外祖父在
圖閣直學士傳式恩任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
年十六舉進士以高等薦即知名在為吳申江
淵諸生進名士兩稱文采瞻逸造端立語則破
的驚人初調密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
不第遂畫屏其少兩學益治經考古法華而居

實矣諸城劇邑令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乏吏少
君君為晦主角調晒不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
姦狀書諸理一邑大駭時請獻趙公抃方安撫
青州巫言君才于朝又以吏事稱再調開封府
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辨歲終以
其任見庭下旌旌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
采喜又嘗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事喻
執政與畿內大邑以觀其能而用亡事忤嘗塗
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
趙鼎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羣各欲為已辦事

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
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君名亦不以為嫌
也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
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
其党毆藉或擯其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
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
吏犯昧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友賄民往誣
君以事于戶部君為不知者而民詞旁自归君
諭以誠釋之巡檢王翰屢其親卒而御其下恠
衆洶洶欲為亂翰惧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

無恐即召輸兩嬖懲之而喻安其象象不敢動
輸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四十年終
而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如
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未竟
會君暫出其入賂吏求去奴絕口因以奴病聞
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
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詩
君猶陰使人探其箒得刀而藏之因語囚恚上
汝家刀囚教其狀恚而諱箒中者君出刀示之
曰此誰物也而不教即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鏐

每行部至境輒其反其旆曰此故慎縣才令必
刃有餘地也京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
以衣食之本盜為哀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
民相與謠曰吾邑有難遇事十今今自為令一
也蓋歷數其能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
既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
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
飲甚歡將休息坐惟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
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郎右通直郎
勳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公惟演之

孫而殿中丞曄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洪德善于
舅姑宜其家二子若卿貢進士疆記而文能幹
其盡者也草少卒一方未嫁將以某年月日葬
於任城縣子秋卿于秋里從朝議公之兆也君
忠信和裕孝于親生事死葬無愧者敬伯兄猶
父而鞠其嫠妹恩為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談
議修然晉王夷甫衛玠之流也至其居守官
兩守遇事剛果兩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
者好書多兩觀覽而尤善易于文喜韓愈嘗道
黃州以兩為詩賦贊眉山蘇公公嘆息為文美

之上即位之初上書言時事大槩欲永久監司
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畧已
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寬厚愛人有美
名州閭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
舅少成矧補之壯長聞如是惧不肖述事不能
白矧曰敢以其昵私旧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如旧玉也不繅藉以真
諸廟而毀于櫝中是以為未者惜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為用
以屬物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

所徇于外爰有至理是不自期緊厥所遭孰知
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以為美珉珠佩爾而玉
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旧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
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显其後杜陵人張
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也至純九七世侯
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田侯同祖而司馬遷
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
久者意湯虽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

以謂留侯豈時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于
亡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延條
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
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
即絕此不可知者反得商所稱然後乃知湯之
伎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
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製微
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蓋鄆州涇
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
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

以壅培其子讀書為士君用勉勵有之初泰山
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
師之後仁宗名復居大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
書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
以取科名慰親意為事而于時翰林鄭公獬滕
公甫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廼以詩賦舉進士
不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
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也遂不復
指意尋遭父喪茹蔬推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
儀鄉人之賢不肯善惡皆與之凶窮閭寒家慶

吊必在雖塗潦不棄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
饒于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
聞于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
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党之貧無
歸者使葬且養馬歲出粟數百斛食流殍兩
活以千計為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奸信
鄉人有爭者至就評典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
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母
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即夢得期
三年后如期云人以為孝誠兩感云娶許氏繼

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厚嘗以進士禮舉
禮部講肄有文聞工為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
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絳薄演高脩房之才程獻
夫皆同郡良士而絳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
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綢緞女長適
進士翟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月年六月甲辰
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塋鉅野之比干
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為先人改
卜今不能以為恨汝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沒也
仲原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告

迺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
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
銘者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
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便鄉
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若爾而援後
遭先武立功萬里之外先于竹帛亦可以無憾
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
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于少游者
後余官學四方無兩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
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奩上床之意

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
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耆艾
無菓于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
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

匪學問意皆侈心

使成烜赫固莫任

况事與志常嶮嶽

尾闕其損得蹄泮

一羽之徇捐千金

少犹穎脫中悔俚

念平生語妄可尋

但自惡影忘息陰

有良里士裂冠襟

不與一世驅駸

高明之室有物臨

取裁足爾吾良箴

鉅鞫干囊惟久淫

澹泊可守寧適今

畏名勿取神兩歎

後枝葉茂由根涿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極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于財而祖
翼考瑋以樂誼好施聞瑋生四子皆為士而君
結髮游學蘄然兄弟間疆有力知耻為大辭敏
麗大學諸生交譽之嘗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
輩或早得科名通顯独潦倒庠校而志不屈年
三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

簿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為本教民吹
之故兩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怒
其子暮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
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
就說方泣稱冤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
歡駭然君未始以為功也沉于銓選者二十年
晚復調單父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大觀
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
學問有立女女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
年四月甲子塋于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為人豈

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怨故逆物而物不
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
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守倉園閣學
士趙公嵩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為
難于士為常不敢以是徵也既仕不遇欲投綬
去即兩居為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
子祭酒顏公復為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
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
過門歡然道故意加薦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
之不可無几何而聞其卒悲夫尤與里人墮干

令聶循短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
未聶謂君單姓官單州單父為以歿與柳子厚
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歿其仕之榮也交游
欲其雖義之行也志雖奉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
義亦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兩失在彼在此而
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余耻嗚呼賢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讚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者自
禮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
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
世音菩薩乘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
入流初亡所入既亦相不生聞兩聞盡覺亦無
忽然超越世出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
衆生我一名号與衆多恒沙諸佛奇無異一首

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
然惟無心能通一切說二咒一字義其音遍滿
十方空志知罪性無從末是故名為施無畏諸
大菩薩阿羅漢亦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
宣揚讚觀世音為第一從机反聞聞自性是佛
一路涅槃門方使堪以教阿難是故我今頭面
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声流轉得飄零人天鬼
獄無不櫻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養許
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業根云何得取
無學證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頂開我頑我

亦常得得殊祥一耳兩聞一夢覩我今日復為
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有海傍士族姓賀三女
妙績莊嚴相一貧女鑿提魚笱晨朝過戶言善
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能識不若士不悅因諄語
汝安能識觀世音鑿女忽化白衣僊彼魚笱成
百花管矐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皆亡此
但衣食為善緣而已獲是感应力于今十方普
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若居河壩有大
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
應我緣宿障未能證于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

勞勞發醫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
而左手端起猛焰于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度淨
而憂嘔我時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
明毒火燒佛性無嘔佛性佛無嘔爾時便得心
清涼悲狂頓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
獲是境界祥于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
議我今為衆說是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
順文殊言讚聞思修為第一今汝離苦得解脫
是經兩說非我言未信與信皆信持無子能背
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與具信士弟子謹從

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財施妙甘棠林宅
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相慈威容觸先
遇彰成休復願補之謹先父母乘此願力勝因
緣在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處常聞菩
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報無邊
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謹先父母乘此願力
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苦譬
蚕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白
了知如劫波中六結解願補之謹先父母亦復
隨順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八此三摩

地願我此一報身盡亦得乘是勝因緣生菩薩
處為衆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
如虛空盡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維摩詰
真懺悔汰除砂質求任饑心清淨故佛現前如
餅撲落水散時十方一切俱消殞善願由是諸
大眾信與未信同一音聲娑婆娑婆界稱南無如
菩薩言震大地

猪齒印化佛贊 并序

猪齒印化佛者崇寧二年二月間衛州獲喜縣
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弃首骨

銜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祈之其右牡齒
印中得肉如拇色酣由醉工諦視之如未像
也譬有珠如粟瞑目跏趺腫子隱然莊嚴畢具
觀人者萬人補之從弟新御令載之目覩其事
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天量
苦而具縛凡天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
大火坑中号咷恐怖遇又不改佛菩薩動于威
神為警此輩因惧生信令諸闍提墮彌戾車于
沸鑊湯蓮花踊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

方諸惡家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
悔殺害晉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
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
不殺由大地以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于希
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人不可說劫無日
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統時一現而
乃獨動于職氏之猪與劉氏之大現已應傳而
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于千人天子于千
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
凡職氏與兩祭若神兩使屠屠兩殺若猪與劉

氏兩術若犬兩祈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
于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
佛眼悉知悉見次第呈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
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
自知如利室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
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
諸佛之所護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
十七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
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 是疆非疆 業力所驅 笑彼養已
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債 如汝笑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起 無時復若
人非牛馬 齊貝彘犀 食穀果蔬 形善之爾
云何不若 牛馬异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刃
鷹虎受報 形凶則然 人形佛形 而慘鷹虎
故死受報 甚于馬牛 我誦此言 普劝橫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主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猪如人 人自不知 是猪何等

式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壑流 楊湯燻毛 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 万猪常随 汝莫鼓刀 謂猪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徒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眾生 若飛若走
若潜若穴 小大妍媸 其血肉中 各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猪 之作是念
蜀寶國王 殺尊者時 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
白乳涌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猪 腦破佛出
帛不在外 佛不在中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先猪不死 彼佛倏然 世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未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归我身 往有大猪 生不啖穢
食薄荷草 度羣業猪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 何由識猪 藏汝之刀 莫加猪首
驚齒印內 迦跌坐人 稽首世尊 在我齒白
我不敢慢 無猪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竟若親 化柔軟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計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隱

陳氏繡觀音舍利讚

信為道元功德母 大方廣佛華嚴義
由堅固信生方去 維舍利子名堅固
心無心中植此信 如地舍種兩即生
地犹有形種有差 薑不為芽芽不薤
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惟一味生
况此無生法無差 從無盡藏未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 得與不得不自知
是名不壞金剛幢 佛與衆生具此勝
我今稽首先讚佛 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頓按指時
是光與色為實幻
以佛神力光色呈
我今神力與佛等
衆生身具一觀音
觀音常不離汝眼
旃檀繡畫與紫金
誰能信此不二義
是堅固作海無邊
非觀音力非爾力

海印生光地金色
謂實非有幻非無
是光色從佛心出
如鼓不擊終不鳴
各現其身而說法
而汝眼不見觀音
無是觀音死非者
當執鍼縷如虛空
舍利生如海泡湧
如旱氣透雨自澆

或說菩薩妙吉祥
惟衆生以未信故
闍提魁膾洒血林
投力捨業拭面目
或說闍提身兩無
我觀陳氏此殊勝
一念圓成三業空
雲中金毛希有事
常樂我淨亦佛言
我今頂禮菩薩足

欲信衆生未信者
舍利從此不復生
是堅固子血中滿
如熱病汗灑生
是波旬說非佛說
非出家女和合憎
十方菩薩為已伴
佛說作解受羣邪
決定義中無決定
善護念此陳氏慈

為衆生作佛因緣

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此二俱離無諍三昧彼上人者難于酬對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迺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

山河大地皆是善提燈發勞相譬言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兩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始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于水求跡于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期生迷悶于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屨虫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

不知反滴為海則千万億句畫亡而跡失有大
智大人善提達磨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為教所
縛而未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
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
感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
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
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象
象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
利弗以彼皆正說無揀擇也粵有佛國禪師白
公天衣懷公之高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

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
始從佛國悟庭栢義即師子吼畫眼色界隨類
指出物物皆全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
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栢義問者則曰莫謗我
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往金山危游道場
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
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寧說之宗
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于道有
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錄求為序引補之聞之
昔佛一時取柏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兩覺了

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華
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
心而縛于教者始葉因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
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
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
之

不非跋戒公疏後

西師集問答四真義述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宗楊七月石塔禪師
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
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

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

以謂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

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

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兇淵然而請不可

澄撓忘其初不為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為東坡

不留也姑留而已矣後十八日晁補之記

荅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

自意以何因緣年年十許時即知归依正法更

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家

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三士
雲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
伏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
獲親近故昨覩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挑鐵
入水作種種声亦不自由那敢發露見解求大
善知識剖判也伏蒙寄賜答偈茫然自失如大
空中無安脚處既而內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
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浮海
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

無名庵銘為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
居空漚休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寔無庵何銘
况庵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時人亦不
泊知敲門試喚睡重揚眉

脫黏庵銘為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
聞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墮

夢齋銘為曼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
妄為有如鬼話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

循其本二俱滅我今何為復夢語門闕墮地忽
驚覺

東臯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
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
妄生因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
受清妄有形休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
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蠶相被石沾住認石
為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吾如空
被釘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

我我兩正恁麼時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
路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新出泉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年春宴生開日收應極作是語以自今者非男
與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無相
妄空因土破塵生識根乃結聚以不可說如衣
之清安有然休立有名字是便是李是男是女
女既非此亦非彼女譬如相識者誰住認者
誰非千劫百劫義不從去去一前空無如空
本非西五劫之劫離離亦非一念時之異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
見性成佛所以託胎耶渥化為正命認地水火
風為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無可厭患况
無出期故如耒譬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
覺路設有七宝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
等虛空量而比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執塵
在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宝珠曠劫常棄

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園伽藍邊有
右教細帙題緘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
不妨八部衛守吾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
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
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
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為重輕惟能運喜捨心
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修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任持大
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法之義十二誓

薩所修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越恒
沙十牙文字譬喻君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
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眾
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遷具
三次第為一摠持固嘗振錫游方為證此事拈
香說悟已契古人于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與慈
閔普為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
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今見聞不生差別幸對
人天之家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為
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
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曾谿探
薪而聳聞蓋達心剛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
超出和尚離我我兩得去去机故知筏喻本空
然欲濟者盈于涯涘夢觀不寔而即軒者喧于
床帷况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觀若士雲開日明
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
文字而天女告舍利佛以无離語言師合對經
兩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

解脫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中指心
源而直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乘
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
之所提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
水即是波此皆為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三
次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為佛說
諸秘文之畧出家聖号之具存肅恭僧仗坦赫
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嵌巖受請天官

在供海殿擲錫飛去投盃渡來在虎伏馴仙鬼
陪隸少別萬里暫休千年亦有混跡和先入塵
化俗游戲自在變化無常近者淮泗塔中袖藏
遠施天台橋上茗結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
覲而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運廣大心募清
信侶建長簷及沃庶閔異相與奇容平地起山
凡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
同生歡喜讚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
無量

齊州齊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蚊蟻以不傷民業報身于衣
食而常歎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冰民
独招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归命求哀不違
本心未受此供救天庖之休燕賜田畝之收成
仰冀威神必垂拯護

許之自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殿
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令安
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穎昌府陽翟縣
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

歲其家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產歿已為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陀似顏粉澤屏葦見請于親異他日為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之其壻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輒請郎監西京中獄廟一北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恰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

且普慶懺使社鬼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邱井將墜畫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駭有情更生而何往兩宜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搏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福之說便萌落髮之誠至于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蚋之過蓋戒定宿修

於前世故因緣適合于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
越之顧姑晁氏配為營披剝之資解繪著盤諸
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
有無舌瘡啞人教汝讀經生盲植埴人指汝見
性滋長聖種斷除妄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
乘勝因回向圭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
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証明此比邱尼今
得不退轉因悟無生忍裏謨佛陀耶

鵝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千世界認草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

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為幻因說寂說常
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葺中毗舍俱
家入聖胞未知未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
佛性在阿那迨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為体大矣
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底去也當如何
接之曾經黃蘗三頓未直得因徹便是曹溪一
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
春來水解日出烟消况鵝湖山水之名藍馬祖
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
席比虛徇徒犹盛必得如危如虎乃堪度馬度

駢伏惟 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三印默時淵
妙体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
緣已熟此正是時春舒皆欲為人去住亦豈由
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
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頌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蓋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
既象生本未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皆由流轉
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
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好滿園清風隻履

西归依旧一天明月雖它才之已熟眷此土之
未敷今

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室合百工归美之
意逮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来他城跳出是用
騰封章而有讚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
祖心提方三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
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当者
壞從德嶠捧頭出来願垂悲怜副此翹許不用
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
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来皮髓盡志那箇是不

精底上資屠 永洽純熙 豪沐民生 普為苗裔
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既家
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但救沈流聊加
警策而壁無語不好滿咎清風隻履西归依旧
一天明月自茲而降得度者多既普光准上之
靜居大聖唐來之星化久虛法席蓋俟名流齊
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体
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今者諸

方咸說四象聞音石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刺
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弼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
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
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
人萬名傳法

題大室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名主之道支持
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百千
旋陀羅尼降伏諸魔極技家患有大名稱于四
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于京師已蒙教誨丁丑

歲遭太夫人楊氏喪于丹陽哭諸金山脩水陸
供大師忽于家中念旧拊孤惻然慈閱後教日
入船臨櫃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宴坐收足忽起
唱言汝母無苦哉佛如乘有大宝篋隨羅尼能
為一切衆生在生死者開大黑暗滅罪增福作
金剛幢獲不壞胎若項若佩若安舍宅若家墓
中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迺授此經補之奉行如
大師教戊寅歲遇妹之壻陳琦于金鄉琦不知
補之嘗受此經也感頌而言我聞人言大宝篋
經昔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
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為琦贊
說再拜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亡
失父母如我若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
中伏真正力為升濟資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從兄無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
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
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史啟
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
八年始得徧始為七十卷刊于建陽紹興七年
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
判官謙之謹題



晁无咎雞肋集宋紹興丁巳從弟謙之建陽刊本世已無傳明
崇禎乙亥吳郡顧凝遠詩瘦閣依宋本重刊最稱精善即四庫
所據者迄今亦不多見矣此明初光澤堂鈔本源出於宋雖卷六
十七至末配以別本而謙之原跋猶存當非出自異刻舊有武林高
瑞南家藏書畫印高氏為明中葉時人此鈔猶在其前可謂无咎集
傳世最古之本矣惜闕首二十卷未免斷圭殘壁之嘆耳松石齋主
篋藏有年今來海上出以見眎因留寒齋僭鈐名印以志眼福偶
告叔弼道兄覆言自莊嚴堪適有所佚之卷不知何年分散南北
迢隔幸皆完存不佞欣然願為作緣往復再三卒告劍合昔陳仲
魚得小草齋鈔陳古靈集半部與錢廣伯所藏正合以贈陳景辰又
得舊鈔慶湖遺老集半部與張訥菴所藏正合以贈黃堯圃書林
傳為佳話今茲之事媲美前人已戊寅十月一日王大隆記





2